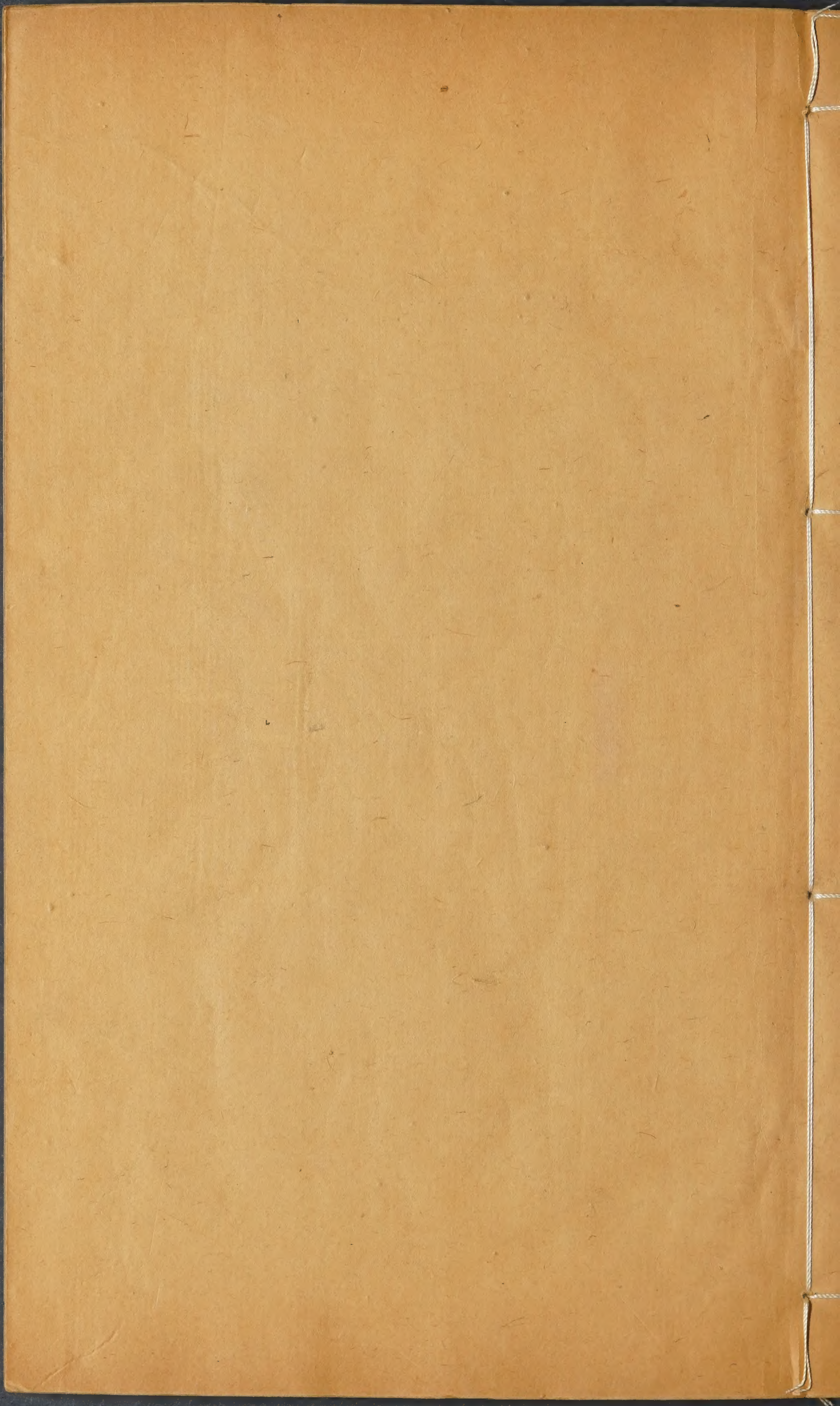


滑稽之極妙

古文奇賞卷之二上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廷泰重訂

東周文

惠公

顏率東解齊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

陳臣思（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不九鼎周
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
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
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而致之齊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顏率曰不可夫梁之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沙元作少）其日
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
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卽南陽葉也）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
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

困人至此戰國臣何巧君何愚

壺醯醬甀耳壺昆吾圍器甀、甂也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効鳥集烏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灕然止於齊者灕滲音流貌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也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也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杜赫重景翠於周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

大〻于鳥羣徒費資悉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其爲大人未可知也不必且疑辭而録句特精）

一事反轉之迅

秦文

孝公

衛鞅相秦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

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莅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君　即惠王

寥寥數語覺范睢多一番張皇

妙○在○一○轉○

令而漸

漸○然○

妙處不在說秦在序蘓秦寫炎涼世態神肖[illegible]國策是[illegible]記正面[illegible]說是戰[illegible]策六卷[illegible]

蘓秦始以連衡說秦

蘓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陣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陣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

說秦如此說六國亦如此得無奇乎

此前文也

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蘓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

秦不用蘇秦而伯非閉揣摩不足

蘇秦只自了蘇秦事張儀只自了張儀事

秦王異人

忘濡国危其一篇之已

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

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使蘇公讀他）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書又誤多少）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到苦心時）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讀到快心處）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讀到信心時）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强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輕轉）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于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總入敘事漸做收煞）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

國策妙于峻潔西漢亦然

太史遷將此等文字不知熟讀幾千遍纔有一部史記出來

傳粹也蓋有頓銜勒也

以結搆括言俗與人

出

說齊曰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奇哉

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即就蘇秦口吻）

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自嘲自喜作結千古○生色）

乎哉

陳軫為楚媾秦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摳相知）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巧播）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更相知）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

事未形而揣之如射覆未知而逆之如逆客張儀欲楚王以有於之過縮何六丁之止饑民灌卜者失于陳矜選聽于張儀而任胥老矣

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何等知趣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覆謂反覆逆謂逆精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言張儀時相韓

武王

或爲魏止魏冉東之楚

爲魏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公聞東方之語乎東方山東曰弗聞也曰張儀毋澤毋澤齊人說魏王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戰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契言以國爲約以與王約王魏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持其頂以受鈇鉞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此二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此臣之所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東東之楚是令張儀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謂秦德楚但施

觀其欲得
之[illegible]
數[illegible]

（恩惠而不知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其于冉何如）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爲韓魏齊請其所欲于秦因宜言之所以信于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爲之請而得則儀重冉）

昭襄王

甘茂自托於蘇代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

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于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

此篇圓旋詰難極辯士之才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

字如鐵而
於轉旋
虎收

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一[illegible]絕異山水

先輩云作文不能自闢門戶拘持于起伏照應之法者不求工于詞調了無氣骨者不取段落雖好不成大局勢者不取但會說幾句道學語而無

[illegible]萬人以伐齊矣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于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

一番神龍蜿蜒之勢廻風舞雪之態者不取意其先秦乎

虚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强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揚

鼓○舞○

聳、惧

可謂作一轉例應

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于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武足迹宅猶居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開）可易時不可失（闔）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

也王既無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艸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掉二句）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開第一難）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宗中之努）韓魏（第二難）王若不藉路于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

又作一轉

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非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于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忽然提出齊來）患天下之國莫强于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正模着意可）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于楚詘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

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爲關中之侯非之侯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神叢之喻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

廟朝矣一篇只是此意

亦字妙

屏左右宮中盧無人處人肉骨之間雖以立談取相

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月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于股者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趍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

而澤亦立談奪之上之報策上也奇矣哉

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

應侯相者共見

應侯以萬金散天下之士

天下之事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者以已有富貴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與相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言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金于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與

之昆弟矣（謀人之昆弟）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得士金復爲秦故其謀不協）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韓臣按如姓魏有如姬）魏齊（魏相）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

前此描寫太史公退三舍

琴而起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按視也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在左爲驂在右爲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安邑魏桓子邑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奇警動人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章法甚佳今王將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句法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韓非初見秦王

[illegible]先言六國之從難成次極言謀臣之不忠而六國之從不難成末乃言亡秦破從以成百王者是此篇大關會

說秦五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

智字陪

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

忠字爲主

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

從難成

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

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

此下言六國

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

號令賞罰不如秦

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

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

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

奇

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

觧張貴許大層舌只用断死二字將從前聚門俱脫

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于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合天下矣今秦地形此下言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形利害不如秦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總只二句妙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縱從之難成如此轉下皆痛惜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從不難成總一句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

先援奔引出秦事

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
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
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
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

以下詳數謀臣不忠

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于陳當是之時
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
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
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
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

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
有此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
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
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
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
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
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
（謀臣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
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是故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潞病于內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

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
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
民氓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
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
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
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
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山
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

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

復說趙事愈有精神又于趙事中更作三段波瀾疊疊

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郤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

文緊甚似只收末路兩段俱收

又交罷郤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緊手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

應前轉処作收亦帶作轉

吾甲兵頓士民病勞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

冷冷寬寬

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

又寬引起文氣舒徐

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紂爲天子帥天下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

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

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

天下莫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

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王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

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

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

功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于國以主不忠于國者主言

以起語作收語妙絕

即承

上一反收得妙

至末似方滾滾而來一句已剪截矣

以爲首惡

莊襄王

始皇帝

大梁人尉繚說秦王 以下載史記

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誌以此爲首功

通閱金石古文非不典質未有其作精嚴其達須而不冗者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制刑名顯陳舊章初名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秦八最惡）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讀此知）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語若莽莽然其實精悄毖以氣爲章法加之錬何句字句章法

泆男女潔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

后代不及秦法遠矣

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盧生侯生謀去秦

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巳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所謂始制刑名也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

矣
情以
不求古

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士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李斯焚書議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

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亦有見

李斯治驪山書

臣所將隷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始且報者鑿之

不入燒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瑰琦而蒼古馳騁而精工絕為高作

李斯上逐客書

開口道出客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

客

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第一段一轉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

第二段又一轉

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

漫語皆精神然不失之刻削

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

下句加一而字意更躍如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喟然而歎

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

意氣橫溢中更多精工語極爲妙篇第持論左耳

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巳則巳貴而人賤以巳徇人則巳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

古文本韓非辭氣亦大類非此段絕爲工峭

妙喻

矯健如龍

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

肆筆出之有奇有華

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

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分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

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趙高答二世諫大臣諸公子

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

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

趙高說二世

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

趙高說用嚴法

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

說以嚴法行陰德原

諜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

趙高説二世深拱禁中

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

李斯獄中上書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之

讀別代文知西漢潔甚矣讀西漢文知秦潔甚矣文之貴潔也如是哉

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非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言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審時　　　　呂不韋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矩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閲而青零多粃

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膏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機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而短足其

一收輕鎖
斬然

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
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
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食後時者短莖疏節本
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莖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
穛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
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
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
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
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
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

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𣱵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任地

呂不韋

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

統理妙其

先秦文無意于古而自古昔章則有意于古矣一字不古不輕下筆

一

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艸不生又無螟蜮今兹美禾來兹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

出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功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辨土

呂不韋

長苗懷新
虛稼先死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莛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畛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則彫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泠風苗其弱也欲

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止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寘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齊文

宣王

髡受璧馬曰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于王何傷乎

髡寥寥數語而神甚豐其机如丹

淳于髡一朝見七士

淳于髡一朝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人議田駢不仕

不宦之宦[illegible]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田需尤管燕輕士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日不得厭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

比賈誼書簡許多

戰國第一纔怪文字

狀語實情

此下十句一事而反覆作十段節節呼喚

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

蘇秦請齊留楚太子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不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

亦敘事之[illegible]

[illegible]意

[illegible]

[illegible]橫倜儻

[illegible]索盡露

在此

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提法如風雨驟來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

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

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

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

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

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illegible]其[illegible]聲之

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

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

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

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謂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

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固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所以因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

問鬼見帝
子燕有之

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讐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蘇代止孟嘗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巳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

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淳于髡智說齊王救薛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

[illegible]節簡無堅壘

有能揚文之名非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亦此也

荆固而攻之淸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德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强力哉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誅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也今使人

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馮煖彈鋏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

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

急流下艤賞之

此物人家顧少

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廐美女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爲此一句幻出

純好文章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以車五十乘金五百金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

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廟之祟沉于諂諛之臣開罪于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蘇子說齊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

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
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
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
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
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于魏魏王身被甲砥劍
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
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

方敘事而忽著意中戰國文所以婉暢而漢則勁而少有矣

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事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

六疵

王

賓

層層提掇層層收拾

分大小國二段以張

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

伏吳王萊莒作小結

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以王人爲意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亡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

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盡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入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

共事

彼此割地

摸入髓矣

敘事碎而痛切兩京以下不能湊泊矣

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

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被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

二語刺刺

言攻城

全家併什

又將二子作好戰一証

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易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

凡守戰□□以下知之少矣

兵常用雖強必弱

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
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
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
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
士露骨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
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
諸矦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
出於君而敵國勝衡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
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
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

引衛一段前後片出如嘗風派

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

首以用[illegible]
[illegible]起納[illegible]
[illegible]諸
[illegible]只
權勢[illegible]
明之後分

三節皆推
言用兵不
爲天下先
之意而不
干怨之意
在其中錯
綜起應變
化不窮只
何以知其
然也一語
六用而不
一兵後

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中爲戰具境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

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襄王

魯連射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先身後君）今公行一朝之憤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攻南陽以下乃惕之以禍歸報燕王一段乃動之以利未揔歸一智字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亾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

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當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刦桓公于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

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魯連策攻狄

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亾餘卒破萬

此俱是剖蕭蓋作勞之詞若後人帳中歌也

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久也）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

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猨人乃

下

司馬穰苴斬莊賈　以下截史記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

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
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
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
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
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
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
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縣於君何謂
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
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粮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

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孫臏居輪車計謀〇〇〇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

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質猶對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隱勿見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捲即拳也救鬬者不搏撠撠擊同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

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者半矣乃

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子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古文奇賞卷之二下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壁金重校

楚文

宣王

子象爲楚謂宋王

齊楚構難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于强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凡語皆兩用而不複

頃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

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

如今作文只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愼子一句完矣此則複之而約其辭複之愼重約[illegible]

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臣請守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

終篇皆奇

良非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計深而文奇

敍致

齊王爲楚料秦

齊以淖齒之亂事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楚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考烈王

或勸楚王合從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說載史記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

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

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猻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趙文

肅侯

蘇秦鐵銛之論

見法在于論恩行政在于信賞是說其鈇鋸也夫人者猶言如此之人也持鈇鋸出入于木之中如此之人即無木匠也喻說人之居中離間者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蓋然古與）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以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銛者乎

惠文王

孟嘗君戒武城吏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

愈淺而愈入人情訾不思材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善任人也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意者在馮愛焚券市義后耶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令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于成皐而陰講於秦又欲以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

制不傷神說不傷氣

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于成皐而陰鬻之于秦已講則令攻秦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于漳而身朝于邯鄲抱陰成負蒿葛孽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于燕趙之前用兵于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

韓珉韓徐薛公虞商皆齊人之去齊者

臣願以下名勸齊王善魏以取天下

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于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于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顧可以反疑于齊乎于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甚怨于趙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于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于秦必

[illegible]如刺蠹机如雨注

徧劫者恐嚇之以威私甘者獨說之以言

文不止九曲而幾于萬曲矣

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孝成王

觸讋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處如畫
妙在左師蹣跚之狀卩自奪人氣

觸讋（史記作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一轉）玉體之有所郄（史記作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二轉）曰老臣今（史記作間者）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三轉）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曰少曰及曰託酷肖老人口吻）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四轉）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五轉）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六轉）對曰老臣竊以

人得妙此是錯節過此逆力而辯文與所至雲飛泉湧

文曰甚禍無故之利

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前俱緩詞至）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此乃用急詞急步驟自如七轉）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八轉逆而示之達于說爲爲押關于文爲開關）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九轉）此其近者禍及身而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此前更急）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

既載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林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此一慨却無窮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爲

一篇始終以趙專持似說非說落也

講秦情如合符節

不講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為講乃可為也（史記講作媾）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史記去之字）鄭朱趙之貴人也（史記去趙之二字）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

以辨才處辨才之間使趙不受責亦奇險杰士也已

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

衛人迎新
媍媍多言
主人笑之
策曰此三
言者皆至
言也然而
不免爲笑
者早晚之
時失也

專射其虛
黃歇信陵
皆用此法

隨令死而媍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媍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於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記作趙郝）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失言）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史記必字下有一使字）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

以其言
折之

處處生發
利害分明

絕無襯語
但說意而
婉轉生續
不窮拗極
圓健

蘇秦反覆
諸說只是
如此

言不忍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史記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史記去也字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精論不能取六城史記城作縣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善計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一齊透筆下即翻波即坐而地盡矣史記作城盡無矣字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

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

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

要知作者爲何着此句

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魯仲連不帝秦

[illegible]國持世
人持世
文
人所言
秦[illegible][illegible]
主之[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大小
[illegible]可見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爭强爲帝
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
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
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
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
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

一知勁艸在疾風

穆文熙曰辛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遂逕而不敢見比見遂傾聽其言然仲連一倡爲不帝之說而秦將卽聞之而引去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

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氣爲連所詘）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語極無謂而極中其人）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果如其言）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

文辭千金行海上果高士哉

仲連辨過儀秦氣凌髡衍縱橫之利不入于心因事放言切中机會排難解紛如决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

無從容而死者（史記從容作從頌）皆非也今（史記去今字）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以其不死衍死以自券不知其非世也明矣今亦然）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則（史記則作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一本得田助）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也（自打箸本題）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

只斷舊事

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故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

史記去之字

以僕字作帝字妙

激之

更妙

重激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紂紂以爲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冷然殺然
嘆故拘之于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
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
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哨句史記去待字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
史記几作机
袵抱几事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
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

衆獨斷之
單御獨斷
之傍者魯
先生一人
而已

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齊時强二国不納必見伐故二国不得事老养殁反飯含也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又增一妾字可悲可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史記去謂字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譬 策梁王安得晏然而已嬉笑甚于怒駡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此語可笑　豈故以庸人待僕等之嘲乎

激此纔意思惟學毅可共商耳與評人作事　行文句法不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

珠簾之泉
來若霏微
休自奔放

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城趙守而不可拔然攻者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伯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或爲齊獻書趙王

無字欲翻騰吐筆墨而手腕皆一不費戟曰上乘神行文字

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巳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

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再用三非然藕絲斷續

事本奇語更奇異以此等情到處贊而勝簡續

程嬰自殺 以下載史記

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

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

蘇厲遺趙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旹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旹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

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
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
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
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與六國分
其利也亾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
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虞卿往見王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
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
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

遒勁

轉折處愈見其勁

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虞卿論魏過王亦過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

妙

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

趙括母上書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

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亾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豫讓擊衣報讎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

寛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魏文

襄王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上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刧王者失其半者也

哀王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

□□因主不相知以此叩之未有不駭之而倒屣者机警有鋒殆此之謂

又云犀首詐之燕趙因以警齊楚不出國而坐受六國之事策之最妙聞者也

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也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

膂○膂○蜃○結○捌○雨○城○淺

初川無事衛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

代文字過蘇秦一格

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昭王

蘇代諫止魏王講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蘇代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

秦善用矣代善用處秦所言者六国之甲兵芻粟而代所揣摩者秦與六国之精神

婉如奔馬

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讐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

嘗用之而效故可惧也

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讐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

魏不與秦合則秦勢不能不重參權於魏

權重魏魏冉明熟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刎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無令天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

之交也合讐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埜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薛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敗朱郛之約）之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齊兵）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

張儀說魏曰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說韓曰先事秦則安當時韓魏之國命也

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安釐王

周訢支期諫止魏王

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

妙

鐵石人亦果烈

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巳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

問何所安　疑

又提急字

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無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史記作蘇厲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

得秦封受其璽

傳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握不食也

千岩萬壑閒風風雨雨

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埶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信陵君上魏王書

張儀列傳曰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亡信不識

合從惟韓魏猶不爲秦所並二國也秦不事秦則受兵其連故蘇秦於二國但以割地爲不利稱臣爲恥恭亦詞窮不若此文說得倒

文情恍恍如殘夢在花殘月在者

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辠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主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

以寬局作緊執

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

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趙

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

以下指次秦之以韓後兵不敢伐楚與趙

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與趙

兵決勝於邯鄲之交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

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

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

讀○訖○破

以下由指秦之首伐魏

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而

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

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史記国死害巳死害一丗是有害魏國豈得安哉犁直而詞斜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以下追論韓未亡而魏且因秦之首如此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

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橈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

乃字尚字是字筋妙不可言

鼓動聳應　劍鋒血淬

以下論韓亡則秦之禍必將

主意

以下論縱韓及楚趙而韓可以爲利

存韓可以求故地

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秦貪其[illegible]使與韓[illegible]中絕信[illegible]世衛魏[illegible]道使韓[illegible]與上黨[illegible]來通導[illegible]韓[illegible][illegible]上黨則二晉之說[illegible]完也○[illegible]塒附梁

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昔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張旄止魏與秦攻韓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曰梁者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

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之矣不說出妙

或說魏收趙構秦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秦趙復鬬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焉而收荊趙攻

齊欲王之也長之也待之也（言五者惟所欲）

客說司馬食其倍從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言期約不實）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資者核也）而以資子之讎也（讎秦也）

信陵君出范痤（載史記）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奇境）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韓文

烈侯

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正議直指

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于朝嚴遂拔劒趨之以

救解于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

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

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

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黄金

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

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

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

須收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曲折感慨

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粗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不求之求）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不受之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不受不強此是深知處）夫賢

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史記可作得）

嘿然而止（史記止作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

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

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

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

（史記韓傀作俠累）

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

（史記使字上有欲字）

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

（史記可爲足下羽翼者）

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史記不甚遠）今

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

亂處不露言意

得姊嫈而政事益加神采

史記烈女也下向使政誠知其姊無懦忍

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從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史記去此三句）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史記屠腸作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縣購之千金（史記購問莫知誰子）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此處史記最佳）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數語可作銘）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絕露）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

之志不重暴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斷語悲壯四十餘字作一氣讀筆力極矯健

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亦自殺于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史記乃作及者作亦

襄王

張儀連横説韓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跿

跔跳躍也科頭不着兜鍪貫頤貫人之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二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无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伯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

張儀曰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

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又爭一先）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得此一語而韓愈不可恃明矣）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映）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臾決事

韓王

止意矣

韓以賣美人之金事秦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蘇代謂韓咎 載史記

国策蟣虱作幾瑟

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

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祖宗之習之也故智前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國策到作勁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

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一作康）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国策作昭獻）（楚相）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怒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妙語）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更妙）於是楚解雍氏圍

燕文

王噲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

真個苦

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臨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

昭王

蘇代貽書燕昭王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代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

只着齊紫一語便濃有色

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如龍之施雨）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妙語）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伯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

陸深曰爲燕謀而弄齊秦於股掌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舌也

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遥伯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

險語

史記以結忌

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

俊字

史記以因爲功

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埶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

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危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

陸深曰言秦之情獨此無游辞

日日讀日日醉日日賞日日姤

代曰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訑者耳

正利聖王之事也

蘇代約燕王無入秦而爲從（約猶止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皆謂失地）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此見克亦者不孫之所累）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秦之行暴正告天下（三句總下分）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

我絶燕曰
□吾則氏
□久師則
□傲矣〇
又曰夫驕
君必好利
而亡國之
臣必貪于
財
割當如封
函谷之封

代說齊代
宋曰□王
□天□地
□□□之
□青□

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
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換三字）
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戟韓氏大原卷（席卷）下軹道（道〇道所由〇也）道南陽封冀（河〇東皮氏有〇冀亭）兼包兩周乘夏
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〇之口）魏無大梁決
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
則擊河內水攻則滅（滅一字）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
安邑恐齊援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文愈〇變而愈尽情）
以象（象一作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
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

慨其辭令為才人射而之旨真危于斗待也曰秦國宋及代

宋。為齊。皐。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秦有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皐。秦破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為楚皐。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

歎也。

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

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王喜

荆軻刺秦王

陸深曰此篇中如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上何其巧相值也

燕太子丹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已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于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

逃死得生

請太子入息己乃圖之

振救也

鞠武尋出田光亦是異人
從武得光從光得軻

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
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
策不可實
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
主張不可
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
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
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
史記有鞠武
一段而後入田光
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
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
跪而逢迎卻行爲導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

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史記乏作圖）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史記則作即）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

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
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
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史記去上字）
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死得決聚）
言也遂自刎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欲得乾淨）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
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措打動軻）
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借重）
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
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

曹沫事似亦只爲下文作波若果有希望悉不應如是愚

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入情）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不知死）

知此積謀而事竟不成殊足惜然事雖不成而竟傳固足偉

所也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于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難得太子所不說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可以開口言矣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决開口

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刺也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荊軻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武作舞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可惜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

人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神勇不虛
劍術踈

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

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

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

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

果然非吾客

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

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

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

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

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

看來國策是絕好傳奇特借太史公喉舌一唱耳

史記目眩作不怡不及國策

文情忽與

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旣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

秦武陽孫何竟絕跡想不得上殿

陸深曰軻之有高漸離猶聶政之有姊皆天生奇絕也

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于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不可以成敗論英雄故英雄時出

樂毅遺燕惠王書 載史記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文生于情非辭哀意足使人淚下不獨蒯通主父也

功名二字一篇眼目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辠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辠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

應遇降軍之意

應自得討

事先王之心

事先王之心

畜幸臣之理

悲切之中却作麗語點出此戰國西京文所以奇偉若後人爲之不自泊則淡弱且俳亦淺軟然無餘矣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事先王之心）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爲幸臣之理）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事先王之心）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燕臺）大呂陳於元英（燕殿）故鼎反乎磨室（燕宮）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爲幸臣之理）

此下矯健悲哀嘆[illegible]語簡[illegible]大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

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
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辠以幸爲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留意焉

越絕書

吳亾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飢易助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亾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外傳本事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辠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

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　子胥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邪之賊者我也報荆邪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劒以予漁者曰吾先人之劒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

吳曰昭王言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漁父明於取舍固是一流獨女子頂死何其可也

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于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門市

夫道未作不先爲客

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中三日闔廬曰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仇者（荊平王內傳）

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越王勾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于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一作徭）者也越人謂人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

春秋尚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謫楚也于夫椒之戰則不書于黃池之会書於越入吳狄越而眢吳也

春秋之末復仇之尊莫大於茲二者越絕實備之

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埜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吳內傳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嘗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埜無

積庾廩粮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粮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一作須）先畜積食錢布帛不先畜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餓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彊弩不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旹而戰獨（一本无獨字）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邪無明筋骨

此節得其之樞擅其之功

爲埜　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以智論之以次）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斯之以道佐之）　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士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强而不衰矣羣臣士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

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　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　欲變天地之非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客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　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艸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

計倪年少官卑

計倪內經

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

蔡語模蘇秦

申胥曰今狐雉之戲也狐体卑而雉懼之夫獸虫尚以詐相親而況人乎

娛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是以有請糴之來也）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吳王不聽）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

氣見人今越王為吾蒲伏約（一作納）辭服為臣下其執禮過
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埜心仇讐
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
矣胥聞之拂（弼）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
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
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
臺矣　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以析罕韶）
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
人此非子所能行也　申胥遜遜之舍歎曰於乎嗟（業與要也）
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

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　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埜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諸羅內傳）子胥聞嘆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敝齒何去之有蠡見其辭不知吾內今

或曰內經先秦文也外傳少龐錯矣

雖屈宛猶止死焉　宰嚭見夫差內亡柱石之堅外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忠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僮之告一痴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眾賤有君子泥求之焉得蠡而悅外傳紀第考　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惡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宛子胥僇死

逢同亦云親之不親疏之不遂

由重諸子胥于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外傳記范伯）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恆曰夫魯難伐之邪而伐之過矣（成恆欲爲亂憚齊邪鮑晏故徙其兵伐魯孔子患之乃遣子貢）陳成恆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无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邪易也君不如伐吳　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中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于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

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勾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于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強而

不并弱孰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　越王曰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

存亡邦而與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為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為君觀夫吳王之為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偽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

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

一步緊一步

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

越是也 內傳陳成恆 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
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踐喟然嘆曰吳越性 而愚水
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
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 禹至此者
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塡德也禹美而
告至焉 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女出于苧蘿山欲獻于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 謙
鄙故近大道 射于樂楚之備走犬若耶休謀石室
食于冰廚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 以用不買敗
胥聞之狐之將殺噆唇吸齒今越勾踐其已敗矣君

諫

君曰木客

傳曰苦竹

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胃然用種蠡計轉死爲伯　入辭曰亾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制之王不聽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栢以爲桴故曰木客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産女此亭養于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外傳記地

計倪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闓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賤之漸也願君王公選于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

桓稱仲父文稱太公昔此二人有亡陛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

寫出子胥一段苦心

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差　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　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　子胥內憂為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而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飢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為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　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

黔首外死
大臣內空

師十萬與不敢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外傳計倪吳王忿公孫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母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埜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 吳王曰夜胥敗啼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聖尚在邪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是行爲將而知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

世相事外傳記吳王占夢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鑩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

[illegible]上兕斧

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

[illegible][illegible]幸而遇吳王

[illegible]倭側[illegible]反躬也

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昔闔廬又以魚腸之劒刺吳王僚使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劒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

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

二天星斗
盤旋筆下

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劒威邪寡人力邪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劒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天神聖王使然至

劍因人主之神如吳王之神古矣

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王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外傳記寶劒

大夫種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

又曰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

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

諫受美人

申胥諫曰胥聞越王勾踐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勾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勾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利害

內經九術

范子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

注疏中和妙甚

以穀爲人身精奇之

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未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實也　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　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

人能叔人故謂人身　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

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

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　范子曰欲知人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不盛夏之旹不行卽神氣口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卽知歲之善惡矣

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請

天圖奇

巳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巳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巳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　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為天圖　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　外傳枕中　范子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祉天人前帶神光　傳曰

吳王占夢
辭不肯不

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
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
同氣居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
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　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
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
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矣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
之後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
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震萬物
歸於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紀德序外傳記　作春秋以

繼周也此皆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典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強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口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以此疑子貢作

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與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　管墓何名

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管墓不究也（以此疑子胥作）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去得衣為袁）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為東征（米庚為康）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會稽）俟告後人文屬辭定（非一人之筆）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口承天為吳）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屈原名是平字共著書者吳平也）能與伏眾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嘆其文（以此楊慎疑會稽人袁康作疑東漢人好作隱語也）

古文奇賞卷之二下終